40週年 4K數位修復版
哈利狄恩史丹頓 娜妲莎金斯基
巴黎,德州
文·溫德斯 作品
7/26 經典重現
不死恋人
7/26

紀念這城市曾經擁有過最好的電影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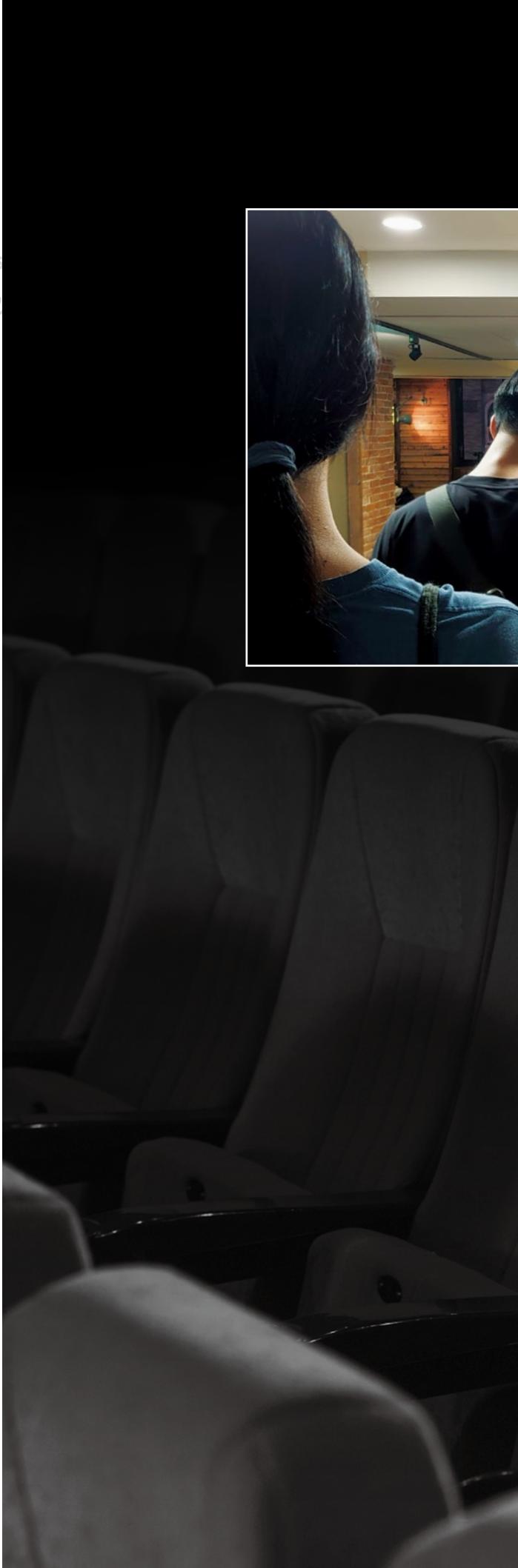
撰文、攝影\江映青

我仍然記得那一天在某位朋友的店裡聽到「真善美要來臺南了」的情景，還有自己興奮不已的情緒。臺北西門町的真善美劇院，是我還在念大學，迷上一個人看電影、跑影展的時候，恨不得抱個睡袋直接住在裡頭的地方。離開臺北十多年後，它竟然在臺南找到我了。

臺北的老真善美，總是有種緩慢、老派、小眾、不太明亮的印象，來到臺南，選擇座落在西門路的舊延平戲院，倒也符合一點記憶中的氣味。但開幕後，發現它除了仍擔綱起小眾影迷的秘密基地，更多的，是帶來復古又時髦的文青感，以及，意料之外好吃的爆米花，和舒適度足以打趴全臺南大小電影院的影廳座椅；畢竟當年能在獅子林電影院第四排座位仰頭看完三小時導演版《現代啟示錄》毫無怨言的熱血少女，十幾年後，已經變成脊椎歪七扭八、不時腰痠背痛的中年人。第一次坐進真善美，感動的不是臺南終於有了看非主流電影的去處，而是終於不必為了看片委屈自己的身體了。

六年來，看電影的習慣因為這間電影院而改變，比如說，有新片上映必先查詢真善美的時刻表；用完過一本團票，但尤其熱愛週末時掏出會員卡購票，比任何一張和大影院合作的信用卡還優惠；去別家電影院幾乎不加購食物，但來真善美可以考慮爆米花配熱茶；理想的假日行程是，買完電影票去隔壁政大書城等開場，電影看完直接走進巷子裡的小咖啡店吃點心，沈澱觀影心情順便驗收書店敗家成果。

和電影一樣經典的戲院爆米花。



身為一位哭點奇低的觀眾，數不清幾次在銀幕下一把眼淚一把鼻涕，其中又以真善美放映的電影類型最容易刺激我的淚腺。看《黑水風暴》，哭，看《老橡樹酒館》，哭，看《法蘭西特派週報》，也能哭。印象最深的，是看大島渚1983年的《俘虜》重映，我唏哩嘩啦哭濕一張口罩，有點尷尬地摘下眼鏡抹掉眼淚的同時，聽見影廳裡吸鼻聲、抽面紙聲此起彼落，頓時有種頻率類同的溫馨感，即使看了幾十年電影，這種感受也並不常有，因而特別深刻，連同依然貼在書桌前的海報，成為我對這間電影院最溫暖的記憶之一。

對於每位「影展/電影重度使用者」，臺南真善美的確是「很懂」的一家電影院。除了幾部經典重映從不缺席，且常有精美的A3小海報隨票贈送之外，還推出「影迷專用接場表」，讓人在平日週末就可以享受影展趕場馬拉松的感覺，而且還不需要自己絞盡腦汁排場次。曾經有一回看完《貓王艾維斯》後直接跳到另一廳看《少年吔安啦》，風格落差之大，光是把片名並列就覺得情緒錯亂，但看完仍然大呼過癮，立即盤算著哪天再來跑廳接場一次。

值得排隊的爆米花。

影迷最愛的臥房壁紙：電影小海報。

最後，看了兩遍巴黎，德州。

回憶滿滿的電影票根。

今年七月，所有臺南的影迷都被一篇「真善美即將結束營業」公告嚇傻，接著是焦慮和心碎，「臺南人以後要去哪裡看非主流電影和紀錄片？」「有什麼辦法可以把真善美留下來？」就像每一場突然、不甘心卻又別無選擇的分手，我們最終也只能走上「面對它、接受它、處理它、放下它」的四階段。於是整個七月成為一個告別的月份，購票進場的觀眾變多了（已經許多年未曾排這麼長的隊伍買電影票），每一面牆都有人在拍照留念。七月底，德國導演溫德斯四十年前的經典作《巴黎德州》數位修復版重映，這也是一部關於放手和告別的電影，意外地適合做為在臺南真善美看的最後一部片，成為我們說再見的最佳背景。在電影院最後一次熄燈之前，我三天內看了兩遍《巴黎德州》，兩個場次都幾乎滿座，爆米花也排起長長人龍，氣氛好極了。彷彿這個城市裡，所有曾經從這秘密基地汲取養分、快樂和安全感的人們，都回來再見它一面，再一起哭哭笑笑，一起被電影的美震懾，最後，以遺憾但愉悅的心情道別。觀眾還在，只是故事到這邊結束，散場。

謝謝臺南真善美，我們曾經擁有過最美好的一間電影院。